

改

亭

存

稿

改亭存稿序

文以氣爲主古人之名言也其人強毅則其文蹻以健其人閎爽則其文鬯以達其人夷曠則其文淡以平其人豪邁而雄偉則其文騁以奇閎以肆若司馬子長賈太傅韓昌黎文文山方

正學諸公之文具在讀其文可
以知其人也若其人頽惰委靡
而文亦隨之不足尚已予弟時
鳴自少穎敏秀拔取科第如俯
拾芥及爲御史以激揚自任凡
所論列必社稷之大計帷幄之
巨奸皆人所不敢言者暨擢外

臺卽抗章力辭若棄弁髦無所
顧慮非直養是氣者能之乎由
是發而爲詩歌爲序記爲傳贊
誌銘諸作伸紙落筆若不經意
而矩度自合沛然如長江之流
滂然如冥鴻之舉鏗然如大鏞
之扣所謂躡以健者鬯以達者

淡以平者騁以奇閎以肆者則
隨所遇而時出焉予亦耽嗜古
學然格卑語弱難免乎頽惰委
靡之病讀時鳴之文真能振衰
起懦而助予之弗及也自是而
不已焉循正學之階梯以馴造
乎馬賈之堂奧其孰能禦之哉

時鳴著述甚富燬于回祿者三
之一茲刻其所存故曰存稿而
改亭則其號也別有養心精論
南濱子改亭奏草家禮俗宜若
千卷雖謙退未遑盡刻然璞玉
淵珠光恠自發終不可得而秘
矣

嘉靖戊戌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館撰前

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山右學政致仕兄方鵬
序

改亭存稿卷之一

崑山方鳳翥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序

南溟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身窮達達而在上則頌揚流布窮而在下雖善必塞焉此俗論也孔孟厄陳蔡不過於齊梁而其文萬世不泯下至班馬韓柳歐蘇未達時咸以文顯文之窮達果係於身乎哉若夫身未達而文不窮道未大行而名不塞吾於伯兄先生見之先生外和而內方接人以恭而處身不亂其志定故其德恒其性靜故其學純弱冠遊邑庠與朱玉峯顧未齋

同硯席爲二公所推讓今二公皆以狀元起家先生
淹於場屋者逮十五年三十外始得薦於有司而禮
闈又見挫由二公觀之先生之時不可謂不窮矣然
初日先輝聲布天下兩都達官鉅公走吏函幣丐詩
文者底無虛跡由今日觀之先生之於文不可謂不
達矣循是以上則班馬韓柳歐蘇之文亦豈待達而
後能哉雖然古之君子終於窮不得行其志夫然後
鳴之於詩文先生非終於窮者也行將以科第高天
下與二公同顯以經術濟世則雖孔孟之文經緯天
地亦分內事也然則先生今日之文窮而達者也將
來之文達而達者也於身何與焉正德改元七月甲

辰先生將卒業南雍手持是集命鳳爲之序故以窮
達之理爲告先生別號南溟因以名其集云

送監察御史徐君山東清戎序

自寓兵於農之法廢後世軍民相倚爲用而爲法代
各不同至我朝治軍之法較之治民若有所未盡
者余嘗奉使山東與清戎張御史枯細計而得其槩
國初患軍少惟法者輒北南相遷爲軍於是有井里
之思而司冊籍者臧刻剝削瘠衆自肥於是有不能
自安之心其越禁而逃也宜矣乃至給批勾補編圖
按解擒獲者著賞劄之今緣邊有嚴抵役之罰宣德
初始命給事御史分任清軍正統間以清軍事專任

御史於是乎事有定職而軍有定數矣然逋逃隱脫之弊日新月竒而使上之人莫得而窮焉於乎宜乎治軍之不如治民也已僚友徐君士元以才幹推奉勅清理山東軍政君嘗尹余于值劇盜戎務紛沓至廢寢食軍民之法固已熟練而稔識之矣夫復何言哉然余嘗病任清軍者以屈指歲時延望更代爲心則其爲國也必輕以忍心勾補充足分爲功則其建功也必細茲二者非所以望於君也安乃心期盡乃事不粉飾於皮膚而務去腹心之疾不煩苛於枝葉而先求根本之大必使忠厚惻怛之意陰寓其中潛消其懷土之恩振作其向義之氣則君之職寧

有不舉乎哉山東予舊遊之地而軍政又所素講欲行而未能者於君之行不敢不舉以折衷之

劉國賓西徑詩序

江夏劉君德光賢而好文作賓鎮國府自少警敏不凡蓋吉士也其號曰西徑西徑實江夏屬里德光世家其地至德光結屋游息買田督耕資其入以供時祀餘則給親賓餽宴之費歲四三往焉詩社中往往持酒追隨賡詠累日萃成巨卷謁予序諸首簡予奉使之楚每出見高戶崇垣則知爲宗室之戚及謁德光門第清雅居然一儒生家及與德光談詩若文又居然一儒生乃知德光器局與人不相似宜其

有西徑之優適而不以富貴爲慮者也予高其志旣
爲之序又從而歌之歌曰匪仕弗榮兮吾紆則金匪
隱弗高兮吾藏則深結幽居兮薄高林肆遊賞兮誰
吾禁有田可耕兮有勝可尋佳山冽泉兮可登可臨
藉茂樹兮坐繁陰倒清樽兮橫素琴吾將終吾生以
徜徉兮以樂吾心

約庵戴翁輓詩序

漢陽戴君純夫推吾蘇者三年而政成旣而得其尊
人約庵翁之計民聞之惜其去而憂其憂相與吊祭
咨嗟其名能詩文者爭爲哀輓之什而吾崑居多萃
成巨冊題曰風木餘音余僭引其端夫古之君子聞

望德澤施及天下沒世不忘跡近則易親交久則難
離一旦有生死之隔不能爲情而形之歌些以寫其
繾綣之私亦不得已焉耳今吾民與翁未嘗有半面
之雅一語之接而篇什盈積悲思可掬亦近於誣矣
予嘗反復求之無乃感於君而發之於翁者乎翁之
歿幽堂之銘有六行君得於家教其施於吾民者舉
此而措之剖政決獄枉直不爽則得翁之義而又默
萬乎安養匡直之愛使民無刻木畫地之恐則得翁
之厚資俸弗給服食雅素則得翁之節議論天下事
如指諸掌而聲譽之徐速祿位之小大漫然不加之
意則得翁之達與恬佩服庭訓移忠守官其居喪也

戚過於文則得翁之孝夫君之德本於翁而及於吾
民吾民之心感於君而發之乎翁宜其以父視君祖
視翁嗟嘆悲歌有加無已亦子孫分內事也奚必登
翁之堂身親其賜而後爲有情哉是爲序

蔡侯平海盜序

嘗謂弭盜惟濱海難爲功攻之則風檣奔駛彼利我
鈍招而殺之則信爽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真文忠
公皆以海盜弭於未發者爲上功甚至欲擇守令之
善武者久其任其曰苟非逆折其萌芽終恐難圖於
滋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濱海盜出
沒爲患前此則劉通施太足一搖數郡震擾禍亦慘

矣嗣其惡者曰崇禮亦施姓陰蓄無賴千人巨艘五百橫行水陸資產山積乃佯建田屋雜良民中以自蓋然出入必以兵衛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不敢輕發養成其惡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來尹茲邑部使者陰委之侯承命惟謹且夜踪跡虛實凡三月不露齒頰雖左右親信莫知也于是崇禮益肆志挾惡少百餘謀污隣婦給許之娛以酒食而侯已庶得其迹密遣人火其舟擊其黨費十夫之力而渠魁就縛嗚呼神矣哉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之豈真所謂善武者歟余不暇遠引姑即二盜評之擒通時予在垂髫百方弗獲不得已招以不死旣而

磔于市擒太時其費不貲橫惟鋒鏑者不可勝記嗚呼二盜起於倉卒成於數百烏合而其害至此若崇禮者遲數十年之積而加以數千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亡命應呼紛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於是乎侯之功之大當享廟食不但上官獎借之榮而已也鄉士大夫司空蒲川龔公侍御沈君輩耆老再拜頌侯於庭而委予爲文以旌其功雖然侯以清才雋德志期遠大恬然不以一事之遷自侈他日高名偉績當與宣公文忠並稱蓋區區之私所以望於侯者如此幸相與勉之

送福建布政司理問黃君之任序

福建布政司理問黃希宗大將行吾崑縉紳大夫會
饒於問潮館君請益於大叅吳公曰某無似以司刑
爲職願乞一言爲後進規公曰嘗聞之易矣噬嗑具
治獄之道釋者曰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吾嘗
終身誦之請以爲贈君曰威明之說則旣聞命矣若
中之云則未達公曰又嘗聞之書矣刑期無刑民協
于中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刑
非威則慢然傳曰明君使民不畏吏則不獨貴於威
非明則枉然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又不
獨貴於明威與明皆不得爲貴而求其所謂中者貴
之亦考其時而已矣方今天下之民財殫力窮困於

征需苦於寇竊其罹刑也有甚不得已之情君其隨時處中守已則持謹三尺之戒處人則存寬一分之心使法不廢而仁自全則威與明又豈待他求哉君再拜曰命之矣予聞之作而歎曰長者之言也夫君不敢自多其才而請益於長老公又不肯自私其所長而雅訓於後人則君之茲行也惟慎惟公以弼明教庶幾乎中行他日名能吏則公之賜也

送兵部尚書廖公致仕序

觀大臣必先於進退進之難則必以行道爲已任退之易則必不以祿位之不得爲已憂古之大臣皆然而後世或有不同焉者若今大司馬龍灣廖公之進

之退有古道焉公端人也鳳爲諸生時已稔聞公名
公時在選部一遷太僕少卿則䟽辭者再時議公爲
太宰公力避不敢當 朝廷不得已處公留都尋轉
兵部預叅贊公益不敢當則䟽辭者三公之進可不
謂難矣乎公之清才勁節終始一致不能縷數姑舉
其近在本兵者評之正氣足以消邪僞忠誠足以樹
勲業莊重足以化薄俗凡 朝廷委議機務內外重
臣勢分言殊公徐以數語折之罔不服從故留都根
本之地陰受公之賜而公退然不居惴惴焉持盈滿
之戒托疾䟽辭翬翬然若負而釋若垢而浴無一毫
矜戀係吝之態公之退可不謂易矣乎夫難易在人

則爲趙孟之貴賤難易在我則孟氏之進退絀絀
惟公之進也不假援引而所以難者自難之故公之
退也無所顧慮而所以易者自易之難則身安於位
而其志行易則身安於野而其心樂易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公誠無歉焉公
卜日將行法司諸君圖郊餞推鳳爲文以暴公之高
雖然方今 聖人御極起用碩舊完名全節如公者
恐終不能私其身安車及門旣退而進在公有不得
而辭者此諸君之私實非私公將以爲天下望也

壽朱哲軒七十序

朱氏自睢陽來代有聞人徙居崑山族益盛至憲副

遽庵父子繼顯自是游庠校取科第者不絕公以賑
邊授指揮僉事號哲軒今年壽七十公之親友雖尋
常遇公誕日輒持酒稱賀矧今適逢稀年其賀當倍
於昔其詩若文必多至不能盡讀也然大抵以貴富
與壽頌而祝之耳未有能推其所自者夫人各有族
也而公之族獨盛於人而公又獨盛於族之人夫豈
偶哉譬之水焉天下之水萃積於海江得之而爲江
漢得之而爲漢溪澤溝澮得之而爲溪澤溝澮其得
有小大其得於海一也公之上世累仁樹德汪浩無
際得其一脉者或以之貴或以之富或又以之壽也
然兼而得之者徧求公之族不能一二數也而公則

兼有之不特溝澮溪澤焉耳矣而爲江而爲漢焉夫豈偶哉蓋水之爲物卑而不盈大而能順故其流不息公雖處有餘之地而益加謹畏若不足以承之者焉所謂有大而能謙必豫豫則安安則壽理也然又有說焉冥豫之悔聖人所戒公當篤本源之思益自充蓄以入其先德而不敢自替於涓滴焉則朱氏之澤愈流愈遠其增光於睢陽多矣予不佞辱諸公文字之委而且於公有姻厚焉故頌而規之

送李宗夏序

士貴立志志不立不足以言士苟僥倖尺寸之階升斗之祿輒倖倖恃以驕鄉里族黨遇父母妻子侈然

有德色嗚呼士之志豈若是乎哉無為李君宗夏蓋志士也厥父德榮翁素饒於財享有冠服生五子君獨長視萬金之資若無也乃與弟璉皆游學官正德戊辰詔生貞賑邊得入太學需次登用德榮以君應例君愀然不樂曰讀書止於此乎既而卒業南監歷政西曹登名仕籍衆咸為君喜君獨愀然不樂曰士之進身止於此乎蓋若不甘於尋夫之棲息而將有搏風萬里之志卜日將歸其姻某戶侯壯其志徵文贈之予與君邸舍伊邇頗知君進而言曰志有三道德尚矣其次功名其次富貴君薄萬金而用心於學不欲階尺寸竊升斗而有志於遠者大者庶幾所

謂超富貴而志功名者矣然進以道德則未也道德云者仁義忠信是也養其心潤其身施於政事常以古聖賢自期而不屑屑於外物之得喪此士之所當志也今之爲士者逐逐富貴中求其以功名爲念者十之一二耳若道德則千百之一二耳君歸當率其弟勇志篤行以求不負平生之所期可也予非道德之士也與士言不敢不進諸道德君其母以人廢言

送顧南巖之任序

江西素多盜故郡設捕盜官一人而南昌爲甚蓋南昌藩臬所隸供億之繁刑稅之苛而重以逆濠之禍蹂躪殘殺民不得已焉捐室家棄禮義徃徃爲椎埋

剽斂之姦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故捕盜之責艱難
吾崑南巖顧君以科第起家授南昌通判戒行有期
鄉進士任漢淵輩餞於郊徵余文贈之予聞君之職
專於捕盜有爲君謀者則皆曰弭盜之法非嚴不可
故王居安用以賊擊賊之策盜用屏息至刻石紀功
陳韓自提兵擣賊巢克平六十餘砦至今南昌論捕
盜功以二公爲稱首予解之曰政以時移法以地改
以嚴刻用事先殘而後安之在王陳二公之時則可
在今之時或者不可乎蓋今之南昌非昔之南昌也
荀子曰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南昌之民正所謂駭政者也其去郡縣志郊外若

鳥獸之脫韉離檻撫而招之尤患其弗信况劫之以威乎惠之云者刑獄平賦稅節約束明信義立寬禁以來之善養以安之此則予之所以望於君而亦君之所以自待者也雖然一於嚴不可也一於寬亦不可也求之古人若真西山之守南昌以嚴濟寬其勸民諭賊之訓不一而足嘗刻於君之第侍御君取而讀之當自有得

壽刑部尚書貞庵周公序

仕者爲通榮矣而或留念於丘壑隱者爲高適矣而或不能忘情於金紫此東坡於魏公樂天之出處著有無之論雖其所遇不同要之亦造物者有所靳而

莫能兼之耳若吾崑大司寇貞庵周公與道卷舒綽
然天全其可謂完福矣乎公抱濟世之具由甲科致
位通顯居本兵籌江防總憲明刑鎖鑰南北者垂四
十年其通才汪度淵乎莫測人皆曰今之魏公也年
近古稀恒持盈滿之戒累疏請老 朝廷數挽而留
之而歸計益决逍遙桑梓約四三大老爲延景會賦
詩酌酒窮山水之樂人又曰今之樂天也至是則凡
蘇子之所謂有無者皆兼而得之矣然又有說焉魏
公榮矣而壽不稱德公則踰七望八聰明不衰步履
食加尚能操椽筆爲人作真草書與客對奕終日忘
倦此又魏公之所無也樂天適矣而嗣胤寥寥寂無

所承公則享多男之慶而冢器大理君積學脩行爲時名卿此又樂天之所無也然則稱之曰完人不亦稱情也哉吾崑大夫士皆喜公之歸爲縉紳領袖相與壺漿函幣登公之堂頌而祝焉橋梓輝映衣冠萃止醖孽序行禮文雍雍誠一時盛舉也大僉周鶴村張碧厓因委鳳爲文以見公之全於天者如此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又曰旣飲旨酒末錫難老請歌以侑壽觴

送戶部郎中李君致仕序

予嘗聞先達稱行人司篤寮寮之誼蓋行人皆進士起家品秩職業彼此相等盃酒宴笑怡怡若兄弟及

遷他官雖抵顯要相愛如平生望舊衙依依如故是不忍去也正德戊辰予備真行人適長沙李君貞夫爲司副三年擢南京地官貞外郎又三年有展墓之思乃引疾疏乞致仕上俞其請仍得進階卽中君得報大喜過往衆皆嘖嘖歎服以爲不可及嗚呼君可謂達矣君自少喜讀邃書故其學淵末精確其發於文字言語鑿鑿皆可用有布帛菽粟之味其持身莊而不傲和而能敬纖悉曲折必盡禮於人人或少不盡禮君亦不能容蓋以君子自待而不肯以衆人望人者也迨司錢穀督運兩浙會計籌畫務求求計國用足而民不怨夫君之學不假於口耳而能達諸

用君之政不飾於旦夕而能善諸遠君之出處不徇時弊而依違於順逆也而皆由諸道盡此三者君可謂達也哉君卜日將行同寅仕南都者持酒錢之予因爲文以旌其高君讀之喜因出諸卿士所贈君詩文甚富讀之有不能盡者吾知君之歸舟得此而重矣

周太守六十壽序

昔人謂古之世風靡俗淳其人多壽後世風俗澆薄壽數不及古者三之一信斯言也則壽之脩短果囿於風氣而無與於人爲矣乎然有超乎風氣之外生乎今之世而上類乎古之人者天必以古之人報之

高其筭完其福焉若慕節周君其一人也君自少端
重誠愨其在庠校以文行稱充歲貢授廣西都司斷
事三年而政成擢萬州守今年壽六十七文會諸先達
徵予文祝之予齡年嘗慕君之尊人節軒先生有古
人風君克肖乃考而充之以學故其見理甚精安而
能慮操持天下事斷斷可據而渾然不露若無能為
者直言侃論發無不當無依違苟且之狀而渾渾守
默若不能言者賢勞 王事往返萬里終歲勤動位
不稱其德祿不補其功而兢兢小心不敢自侈其能
若不足勝其任者深藏厚積家素饒裕而服食器用
敦尚儉朴若弗克自給者居近市闌紛華滿眼而謹

愿忠實若村氓野老不識城郭者君之爲人如此可
以爲古之人否乎故天亦以古之人報之貴福富壽
萃於一身而風氣厚薄之說不足以拘之矣雖然古
之人耻獨爲君子而貴與人爲善吳中風俗日趨於
薄而士氣日淪於浮侈有難以言語化者君思所以
報天之賜當益厚其德以化吾吳人使風俗同而壽
域均焉則君今日之責也

送都御史胡公北上詩序

大中丞紫山胡公以名進士爲御史當逆瑾時抗疏
論時事自大理丞改貳卿有冤獄瀕刑群公畏瑾威
莫敢言公獨力辯得免死按察使胡公士寧發宸濠

奸繁大理獄法司議上刑公執素得輕貸其他平反
多類是正德丁丑公以僉都御史撫雲中 先帝從
逆彬言幸宣府公上數千言請回鑿彬怒欲中公公
弗顧 先帝雖貌怒公而中寔敬憚每見公輒面慰
之然公終托疾以去彬既敗公復起爲南京都察院
副都御史初鳳以進士從公內臺日領教益得聞公
仁義忠孝之說及公長南院鳳復以御史從公爲屬
吏得見公仁義忠孝之實每侍公側諄諄問 天子
新政得一善則忻忻有喜色曰吾何由而可以觀吾
君也人自北來者家事未及詢諄諄問太夫人安
否得一安信則忻忻有喜色曰吾何由而可以依吾

親也傳曰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公誠無愧焉今年春 天子上慈宮徽號文武百司例得表賀公躍然請行則又曰今而後可以覲吾 君依吾親吾何敢憚暑溽辭道路艱哉卜日將行屬下吏凡若干人皆賦詩爲贈夫仁義忠孝人之大經也爲之者在人而所以成之者在天公方有 君親之思偶值良便雅遂所懷謂非天不可也豸冠峩峩虎伏階墀百拜稱賀都俞懽忻 國是民瘼敷奏詳盡 君臣之際樂乎否也捧 誥入門瞻依慈顏壽酒旣盈綵衣式舞懼動髭倪輝耀桑梓母子之間樂乎否也嗚呼發於一念之誠而享乎諸福之備來之雖在人

而天實成之此則仁義忠孝之效著於諸君之詩者
備矣第鳳受知於公且知公之詳較諸君有甚焉者
故僭爲之引

送左都御史陳公詩序

君子之自立也以德行文章事業爲之主三者闕一
不得謂之全才鳳於今大中丞東沂陳公見之公天
分卓穎平居謙重沉默以禮自防心境坦夷不立崖
限辭平而氣和故炙之者無少長久暫皆忻然有所
得可不謂有德矣乎公以甲科由吉士授御史督學
畿內士感而化兩擢閩浙提學憲副其所成就皆殊
才雋器非學足以承之不能也及丞應天進都憲再

撫畿內惠政清德孚于人人未幾擢兵部侍郎因
簡命提督邊務整刷廢政條奏切要斟酌簡便事立
而民不擾先帝念公勤勞特命爲南京都察院
左都御史食祿一品而公持之以寬大守之以鎮定
使根本重地屢變不搖公之力居多焉其於事業何
如也先是公屢疏乞休奉溫旨慰留至是則不待
報筮日啓行屬下吏重公之去各爲詩一章識別萃
成巨冊鳳惟公綽之德或短於才劉柳之學事業無
聞姚宋之功文章不見焉嗚呼全才亦難矣今公之
德之成如王文正之雅重學之正如胡文定之醇實
政事之所在有聲如包孝肅之嚴整而又得乎知足

勇退之義飄然綠野之適顧不爲完人乎哉第今
聖人御極起用碩舊協圖新政高名大節如公者恐
不能私其身也以是知公之出處未定故於贈公之
冊難其名漫題曰春江別思

賀監察御史龔君致政序

世之爲市道交者與其人聚首對面譽頌過情惟恐
不及一展足未及里許輒詆訾之雖其人之賢不肖
其言之真偽不可知要之非忠厚之道也武進龔君
士謙以名進士自縣尹擢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年
未衰即乞身致其事而去楊君天賦代署道事高君
之爲人邀諸同寅買軸徵予文賀之予以奔走南北

未及識君審於經憲楊君廣之則曰龔士謙達人也其心坦夷明白不立崖異其氣則高亢軒豁無兒女態其行則磊磊落落不喜苛細見人有瑣碎險昧之事則怒形于色有不平輒鑿鑿辨別不能忍故其所自處者不求合於人而求合於理其彈擊不避權要惟義氣激發毅然直任正德庚辰先帝駐蹕留都紛然多事君時巡京城號令嚴整莫敢犯及理屯田處置周悉國賦足而民不乏此君爲人大槩也嗚呼君去南臺一年于茲矣優游溪谷與野老終日耳目旣遠使有所不可雖盡言之無慮也而楊君顧贊之不啻口出此固忠厚之道然君能使其友篤去位之

思延無情之譽其爲人之賢可知矣固不待識君而後可叙其事也

贈豐城侯李公提督京營序

大臣之事君也入則爲腹心出則爲牙爪職也然難其人焉故運籌帷幄者未聞有汗血之功樹勳邊陲者不能兼台鼎之任雖或命數使然亦其才不足以當之爾豐城侯李公以累朝元勳長身脩髯禮恭而行端蓋偉丈夫也正德戊辰領敢勇軍庚午出鎮貴州兼督清平等衛寬嚴並用遠夷畏而愛之辛未統師征流寇壬申再征孛子坪甲戌又征苗寇皆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勇氣百倍卒成大功朝廷三降勅

褒之勲戚中以為殊典此公之所謂爪牙者蓋如此
已卯寧藩之變公時居南京鎖鑰北門號令明整隨
宜調度聿安衆心庚辰命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
協同守備今天子改元念公勤勞特命提督五
軍營則地日近而責日重矣此公之所謂腹心者又
如此公聞命敬畏恍若弗勝顧謂鳳曰何以贈我
鳳素辱公知且內姪范生璠為公塾師有主賓誼不
敢默因再拜曰公在留都久稔知武備之弱執戈之
士大半老懦而壯悍役於權門而京事體或不相遠
公其以在南者審之北其所以兩劑腹心之法自不
容苟而必使四肢百骸安靜妥帖致吾主上無所

外之顧之憂此公今日之事也公其行哉公平昔每以召虎方叔自期嘗圖其像朝夕肅拜此其志可知晝接之餘所以輔 聖德壯 國威必有大過人者鳳之言不足爲公重也

賀監察御史張君得子詩序

予筮仕京師都諫俞君國昌年旣長得子徐君昌毅以二十八宿分韻爲詩賀之人以爲奇及予改南來關內張君明遠亦以年旣長得子楊君應時亦以二十八字分韻爲詩賀之偶值同寅二十八人人益以爲奇詩旣成應時以予厚明遠虛上方求引於予予笑曰昔人謂卽官上應列宿列宿在天經緯衆星其

地要其位尊非凡曜比也君將以郎官期之子乎等而上之蕭何之生應昴宿何漢之名相也君將以若人期之子乎又筭而上之傳說爲列星說商之名賢也君又將以古人期之子乎應時曰古之養子也有胎教及其幼也有內傳之教及其長也有外傳之教故其成立也文章事業照耀當世而垂範無窮焉今明遠以名進士爲御史剛毅敏達爲時輩推重其闔相又以衛種之賢稱於戚黨其所以教子者必有良度他日所就不特列宿之比而已也進而爲何則所以維持天下者有術又進而爲說則所以鹽梅當世者有道吾於之子重有望焉顧在明遠養之教之者

何如耳予竒其事符於國昌又竒其分韻其數與人符皆兆之吉者可以爲明遠賀也

壽姊張孺人六十序

昔先太安人壽七十時鳳侍吾姊及少叅兄稱觴子孫羅列膝前凡若干人人各壽卮酒太安人笑謂吾姊曰兒輩他日爲壽子孫當倍此數去今十有四年其言猶在耳如昨日事今年吾姊壽六十五月廿九日爲懸悅之辰鳳率內外子孫若子孫之婦拜壽堂下爲子一人婦二人爲女一人壻一人爲孫一人婦一人孫女三人壻一人外孫二人婦一人外孫女三人姪二人婦二人姪女三人壻三人姪之子二人女

四人姪女之子三人女七人合而數之凡四十有奇噫盛矣哉至是太安人之言驗矣長者引少者從以次捧觴拜者跪者揖者立而歌者拜而傾跌者歡笑一室和氣可掬吾姊素少飲頹然既醉宛如太安人故事鳳喜甚呼酒更酌買軸繪畫索善鳴者詩分布空方而自叙其事如左若夫成家於儉勤之餘收福於辛苦之中脩婦道而專女工望八九而底期願則有諸名公之大篇足以揄揚鳳嫵於自侈故畧之

周孺人六十壽序

婦德貴盈婦才貴歉昔人有是言也豈以德與才難於兼得故權其輕重而低昂之乎抑有激而發也才

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
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
帳榮於金紫見人之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
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
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
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
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
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
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然惟
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
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予因拾問

荅之辭合而為序

壽鄭子充六十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交友曰久而敬之蓋久非能敬能敬故久也予友鄭先生子充為開封世家徙居崑山族之人以帶下醫著名至先生祖介庵公舉進士先生承其業喜讀邃書卓有至行比長遊縣膠約予兄太常公及吏侍未齋顧公為道義交予亦濫廁講道論德相率以敬先生屢挫場屋垂二十年予兄偕未齋咸在告而予以休謝歸及士大夫之去位者與先生結儒紳會尋幽吊古賦詩酌酒意頗適而敬則未嘗弛也既而先生以歲貢授瑞安司訓今年壽六十

季冬某日賓維生朝社友因緘書函幣不遠千里寄
遐悰焉而以祝辭見委予惟今之爲友者以杯酌相
高以形迹相較或譖而過於虐或規而傷於訐面譽
而背詆外契而中猜者皆是也求一日之敬且不可
得况望其久乎哉先生自少而壯壯而老雖一服食
之細亦有規度至於持已接人低昂輕重調劑不爽
而未嘗不以敬維持其中是故敬而久而久而壽亦理
也昔魯柷汜年七十不敢釋恭衛武公年九十以敬
自箴先生其若人之儔乎予也荒肆無成方圖晚年
有尺寸之進而未能也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送陳質齋赴任序

吾崑質齋陳君淳德之士也其性靜故其守堅其氣和故其體舒自幼以文學擅時譽弱冠即舉於鄉衆皆以甲科期之然以親老急於祿養得宰 之新昌

予聞之喜持酒往賀且諗之曰何以爲新昌君曰新昌之民貧而瘁其地僻而俗朴吾將鎮之以靜撫之以寬予笑曰君今之陳登也何其言之符於登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嘗讀史登在淳祐間任新昌宰將行其友人曰何以爲新昌登亦曰鎮之以靜撫之以寬友人曰得之矣請益以勤登由是秉燭視事後以循良稱民生祠之君聞之亦駭異請竟其說予曰自三代而降士皆以氣質從事剛者不能矯之爲柔

柔者不能強之爲剛要亦各求其善焉耳矣故包孝
肅公治開封以嚴歐文忠代之以易簡治之所臻咸
抵於成後之人莫能低昂焉君之爲新昌也以靜鎮
之則民不擾以寬撫之則民不憂不擾則安其生不
憂則樂其心而又濟之以勤以作其善而警其惰焉
其爲登也不難矣他日名能吏膺顯擢懋樹勳績與
孝肅文忠後先頡頏舍君其誰望哉君喜揖而謝予
旣爲此說然未有折衷之者乃造冰溪玉山二張君
質焉二君方醮諸同袍將圖饒於郊謂予言似頌而
規可書也因次第其說爲贈行序

壽憲副姜公六十序

壽一也有壽於身者有壽於國者壽於身者其福完
壽於國者其功溥若白傳之於唐高才逸韻文采表
於一世而優游林壑者垂十五年壽於身者也若潞
公溫公之於宋退而復起大耄在庭以一身係天下
之安危壽於國者也三君子易地則皆然顧所遇不
同耳予嘗執是說以諭之吾友時川先生姜公未嘗
不以其壽於身者爲賀而亦未嘗不以其不能壽於
國者爲惜也公自少得於其尊人大叅公家教卓然
以學行自立步武甲科蜚聲曹署德以潤身文以飾
吏未幾以直言出知建寧士論譁然有棲棘之議尋
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專主武備消變弭釁植良擊

南服賴以寧帖者數年惠足以結其心威足以制其
悍明足以燭其奸宛然有先大叅之風蓋所謂在父
爲能子在君爲能臣矣然落落不能取歡權要功立
而弗錄名盛而招忌公即棄官歸創別墅於三高之
鄉日坐書堵中吟味咀含而所畜益充以粹暇則文
騷盡舫窮山水之樂其踪跡真一醉白也然較之潞
公溫公則識者不能不爲之重惜焉公少余二歲往
年余六十公以高詞見祝今年公壽六十而余以無
文未能也乃以其壽於身者爲公賀而以其不得壽
於國者爲公惜俾當路者聞之引致要津大展厥道
以壽吾君康吾民爲國元老以慰區區之私則余

日之惜又爲他日之賀也

贈東巖顧君五十致政序

孟子論士何事曰尚志古之人有同里不謁時宰如
劉元城有叔居相位求奏遷秩如范杲者魯齋許公
嘗評之曰在志之立不立也其符於孟子之論也乎
予友東巖顧君自少純雅敏達有用世才上年以國
學需次天曹其季父未齋公當要津可以浮沉天下
士士之趨承顏色者如市而公能吐握延接無間踈
遠况其戚者乎君見齷齪輩即蹙頞不欲與混僦屋
遠去於未公亦間一叅侍慨然嘆曰吾豈肯藉父兄
勢媒好官耶乃疏乞休致天曹高其義授浙江布政

司都事飄然南還杜友爲之增氣持酒爲壽且致賀
焉而彭峯土君以祝辭見委予惟士之立身以志爲
主而氣輔之志苟不立則氣隨以靡下至吮舐鳴嚙
之陋亦甘心焉或一時富貴可以苟得其於公議何
如哉君素承家學爲未齋所器重豈特元成里閭之
好而已耶顧乃遺榮養高不有其勢置身千仞使人
可仰而不可及回視杲輦直若嚼核而使趨附之流
心熱而顙泚焉然則今日之賀且祝可以振高風激
汗俗出於尋常意見之外其諸異於人之賀歟昔劉
凝之五十謝政歐陽公作廬山高以壽君今年壽五
十予將誦之爲君祝蓋予之文不敢望文忠而君之

以爲有稽者一

十一

高則無愧於凝之云

改亭存稿卷之一

改亭存稿卷之二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序

南瀆稿序

稿已駁于火

予自少好古文歌詩每從祠部兄賡和然質庸而格
凡意近而氣卑苦思則鑿造就則俚漫然以之應人
求之身心無益也茲檢舊藏本手錄數十篇名曰南
瀆稿求正於祠部偶出薛文清公讀書錄見示文清
自謂早年用意詩文有妨進脩及讀二程全書知張
思叔三十外尚肆力詩文至見伊川後始棄其學而
務存養夫有德者斯有言如二程養之素兄其發於

詩若文或模寫道體或形容至樂自得乎從容閒雅之趣與回琴點瑟和鳴類應讀之使人興起非若後之人徒工無益者比也故其示門人嘗曰行不逮言非止言說雖文辭不能踐皆可耻於乎今之詩文果能顧厥行否乎予懼且愧不敢妄意詩文將循文清思叔二君子之言而學之以求無負于程夫子之遺訓第年長志惰未保厥終果能爲有德之言否也

玉井詩後序

王君朝貴素業儒學易數年既而業醫自玉峯移家吳城間疾者戶屨恒滿顏其室曰玉井取橋井之義玉則自玉峯而言不忘本也郡之大夫士雅其爲人

贈以詩若文彙成巨冊亦既多且富矣君願以其言似頌退然不敢居求所以規焉徵予序予惟君學易者也請規以易可乎井卦名也有三義焉泥而不食者用因體塞也自取之也渫而不食者命也列且食焉則體立而用行矣非理乎君遠於醫家書且以儒經濟之其中之所蓄淵求澄澈深不可測淨不可玷其起人之疾若執衡以應物高下在手無不如意澤之所及隨處沾足所謂渫且列焉而綆汲於往來者君蓋有餘地矣若夫以德施自侈以竒效自滿以賄利自小漫然視人之命若秦越之肥瘠自屯其膏爲時所舍則豈諸大夫士所以贈言之先意乎哉君誠

以易之三義自勗立乎體母塞其用順乎理母泥乎其命則盡平井之道庶幾將爲君子儒何有於醫之良請以是規

雲泉詩序

壽聖寺住持璉上人詣予請曰某性嗜閒且好累物之間者莫如雲潔莫如泉因以雲泉爲號諸縉紳咸以詩贈萃而成冊公爲我叙之予曰善上人之假物以自況也夫雲出入無心聚散無時悠悠行空與意俱適其閒矣乎夫泉渾渾而積涓涓而流溢之則清可以濯纓其潔矣乎少陵所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上人蓋可與言詩矣然有說焉閒非樂逸廢時

之謂也使吾心寂感虛受塊然不動而百物之紛
如浮雲一點斯可以爲閒矣潔非爭几案脩容儀之
謂也戒律精嚴操持堅定卓然立於同衣之上如瀑
布萬仞使人可仰而不可汚斯可以爲潔矣上人其
念之哉母負諸縉紳贈言之意然余觀今之爲佛學
者則反是急於取利見富人百計誘之以必得爲悅
甚至良田華屋執役公府與凡氓等其勞惡得閒其
又下者則夢寐酒色飲食刑憲日流汚下恬不爲耻
惡乎潔嗚呼其視上人之所以自待者何如哉予故
樂爲之序以質於上人之師問庵蓋問庵真得閒潔
之趣者上人果能師之則不待外求矣

壽范母五十序

物之貞者莫如松柏故其壽以世計然求松柏之所
以壽亦曰耐歲寒歷冰霜風雨剝蝕蘿蔓束縛天若
有意屈抑之而使之壽若珎葩異卉朱欄雕榭嬌天
可人而其壽可以日計故古之人稱人之壽必擬諸
松柏取其貞而已矣若今范母趙孺人其庶幾所謂
貞而壽者哉孺人自少歸守坡范君遭家多難日就
委謝舅氏困嘔逆姑病且瞽守坡以憂勞得瘵孺人
日侍醫禱辛苦萬狀姑舅夫相繼歿孺人哀毀骨立
抱子女經紀家事數年長子玉曆克家幹蠱憂悵少
釋若孺人者其歲寒冰霜風雨蘿蔓不備嘗矣乎今

年壽五十其倩氏毛瞻甫周頤甫徵予文祝之予嘗
讀吉安志胡文穆女名貞女適解學士子解戍遼東
看歸貧不能存姑舅夫相繼歿貞女竭力孝養傾篋
中藏以終大事撫諸孤成立嘗籲天曰得見解氏子
能執祀事吾目瞑矣後果年八十五孺人所遭與貞
女同其壽之同或又過之蓋可卜矣則今日之賀而
以松柏擬之不爲忝也詩曰如松柏之貞請歌以爲
壽

送顧周道之任序

國朝文武並用在內有部院有五府各設首領官每
朔望朝則首領具公移出入之目百奏唱然以下

僚制上官其責可謂重矣在外則有節度二司以做
部院有都督以做五府首領之設與內相同若都事
其一也其職視京師若少間其監制參贊之重豈與
內殊勢乎哉吾友顧君周道以國子生授宣州都司
都事瀕行予甥張漢文拉姻友餞之徵予文華其行
予執爵進周道告之曰君知若職之重乎今夫貴屏
障滇南抗拒湖湘川蜀環其西閩越繞其南其所轄
若干衛半雜夷類蓋四方之衝也地重則職重職重
則人不容於不重矣君其以斯言告之上官凡所以
養兵息民之道一以朝廷約束爲之主而維持調
劑之方則在乎君其處上也敬而不諛其處下也寬

而不縱其處已端而嚴其處事和而制至若番夷之內附者尤所當注意譬之畜野鳥久而自馴矣上下洽力一方靖安俾 聖天子無南顧之憂則君之責塞矣他日自外而內若部院若五府地近而職要其所以叅決贊襄者無施而不可其爲鄉井之重豈小哉君聞之喜盡予爵揖而謝曰命之矣

送方君之任零陵序

鄉舉里選之法廢而求士於科目其次胄監又其次則掾史其人果不賢科目也人皆賢之果賢非科目也人皆不賢之嗚呼以科目求士猶以網求魚可謂盡得乎哉鉛山方君自胄監來丞吾崑三年矣上官

知其賢雖丞也每令視令篆百務紛糾擲理鑑照庭
無滯訟獄無淹囚人皆曰進士才也今年秋擢知末
之零陵將行予告之曰士之望於上者必欲待已之
重而求其所以自待者反不重焉故予自束髮時未
嘗見吾崑丞有遷令者崑丞遷令自君始然則上之
人其於士也未嘗不知待之未嘗不厚而所以低昂
輕重於其間者不當獨委之科目苟有人自待之重
如君者出焉則不必科目上之人固以科目待之矣
若君今日之擢是也亦榮矣哉雖然位益顯則責益
重名益彰則實益難君爲丞專職也若令則兼衆職
矣兼衆職則所以自待者當益重程伯子曰君子之

向上如人之升梯身愈進則仰之者愈高矣君庶幾
勉之予日望之

贈鄭掌教序

師儒之職重且難專以文行表率多士而所謂多士
皆英豪雋特踰然左右立覘吾之醇疵而心之敬忽
係焉可不慎乎是故知其重而輕之者慢也知其難
而易之者妄也將樂鄭先生某以鄉進士掌崑庠教
學博而行端化行而譽彰甫二期部使者旌獎荐及
將有顯擢先生退然不敢當葦葦焉日研經史抵暮
猶焚膏有伊吾聲其治身益恭謹愬愬然循法而守
禮焉蓋其志以甲科自期而不屑以升斗之祿爲榮

以古人自待而不欲以尋丈之進爲足重人之所輕而難人之所易嗚呼其來上官之知也宜哉嘗考縣志自國初來吾崑學諭惟朱鹵庵先生得收名宦葉文莊公實表其行謂其律已教人綽有矩度爲當道所推許外是無聞焉則夫先生今日之遇可以追蹤鹵庵他日翱翔要津經理天下事蓋有餘地矣門下士張思湯孫子竒輩以得師自慶率諸生百拜稱賀托予序其事予因舉重輕難易之說復之而必以文莊公之言爲左券者非泛論也蓋以文莊所以待鹵庵者以待先生也

送王仲羨北上序

大行王君仲美使事既竣將北上雅念舊僚過予言別且曰何以益我則告之曰予爲行人七年所得於長者之教有三言焉尚書俞公則曰行人篤察察之誼起家進士品秩職業彼此無低昂盃酒宴笑怡怡若兄弟及遷他官雖抵顯要相愛如平生望舊衙依依如故居不忍去也是之謂有情禮侍顧公則曰某嘗記行人司題名碑其間賢可師否可戒者不一皆鑿鑿可以指數君不必遠求古人即碑中名氏師其賢去其不肖則得矣是之謂取法冢宰孫公則曰君母謂行人爲閒官行人秩三載輒有科道部屬之擢科道部屬所司皆貞肅糾舉錢穀兵刑重大之務及

今注念法律講求親民臨下之政他日舉而施之如
合左右券有弗難矣苟恃其閒而以基酒廢時失事
可乎哉是之謂豫養夫無情則自處以薄而無以敦
俗取法不高則卑且污不免爲庸衆人培養弗預則
臨事必僨辱身喪名過孰大焉嗚呼此三言者獨行
人乎哉蓋凡他官皆可以爲式而行人特尤喫緊耳
仲美性行純雅莊默有遠到器局其情不患其不厚
其取法也不患其不高其預養也不患其不深他日
躋顯仕樹勲聲爲吾邦生色者非仲美誰望哉予也
衰遲無能括囊林丘有負於三言多矣不敢自私而
告之仲美且因仲美以達同官諸君子幸相與勗之

壽奚懷泉七十序

懷泉奚先生以醫名于吳郡邑日使人候之以應上
官及士夫過蘇之求治者故下邑洎他郡招之者不
能一至至則倉卒而反未嘗經宿蓋雖其迫于診視
然亦可見事上之謹如此醫之暇得內養之術精神
日強步履如追是其驗矣今年壽七十陳君小竹王
君玉井求予一言以益先生壽予笑曰客有多技藝
好論說者造九方臯之廬告以相馬之法臯不屑也
然亦笑而領之頃則奕秋至客又告以奕法秋怒而
起君子曰臯也容秋也盈今先生精於醫其調攝衛
養之方無所不究而又加以屈伸呼吸之術予嘗願

學而未能者顧俾予以益壽之說瀆而告之是何異於告臯以相馬秋以奕也。不知先生將笑而納之乎抑怒而卻走也。雖然客之言誠過矣。然原其心則欲二子之進於技也未爲不良。先生或以二君之心爲心則所以保身者益周以固而其筭顧可量哉。予納交先生有年倘以其術見授俾予徒在日從杖屨徜徉山水間亦無不可也。

任宜竹六十壽序

予友任君宜竹今年壽六十客有持酒祝之者或曰宜竹積學砥行宜顯甲科而造物者故抑之屈於此則伸於彼其獲末筭也必矣。或曰君不見南山之木

乎喬然而當道者雖膺棟梁之任終不免斤斧之伐
其生曠遠幽閒之地匠石所不能覩者知其傲冰霜
凌霄漢閱歷歲年固其理也宜竹不以不見用而壽
惟不見用可以致壽其亦類於此也夫予聞之曰二
說皆善於祝者也第與予之見不相似予與宜竹同
生年同遊邑庠同試南畿今同甲子一周惟出處通
塞畧有不同者然宜竹以清才逸韻爲縉紳所推重
費舍中英俊接迹若穉老成材具必先屈指宜竹且
有徐卿穎器爭秀競爽不獨克紹書香又從而充拓
之將高大其門戶然則宜竹今日之遇不可謂之屈
匠石不可謂之不覩而二客之說未必盡然也大器

晚成安知其將來不買其餘勇以翱翔天漢乎哉予拭目以俟

壽羽士陳翠峯序

方外友陳君翠峯習老氏之學近又兼通醫因契內養一日過予劇論老子九守之法且求所以延年者予笑曰君閑於脩煉而顧以長生之術下問請以君所知者對夫老子之所守者有九吾子得其幾君作而言曰所謂虛無清靜真五者吾嘗聞其畧若所謂平易法弱吾嘗疑之願明以告我予應之曰老子不云乎棄聰明存太素休精神去知故蓋心貴乎平平則不傾故曰平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

而行蓋樂道安常不爲難能之事故曰易勿撓勿撻
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蓋體道爲主故
曰法見小守柔退而勿有弱者非怯也道之用也故
曰弱夫平則心安安則久易則心泰泰則和法則心
正正則固弱則心裕裕則容脩是四者而馴致於虛
無清靜以漸企乎老子之真不難矣君其勉之君今
年壽五十青瞳黑髮如少壯矧又加以九守以周其
養而全其天其將來顧可量哉予請以斯言爲君壽
昔昌黎贈文暢以言謂不當以浮圖之說告之而予
復舉君所素習者最焉蓋文暢主於文辭而君重於
保生其所趨不同故其言不得不殊然昌黎之論正

以大君試取讀之或舍此而取彼亦未可知也

送節判孫君還太倉序

國家設兩京內府諸局供應外自府部及諸司軍衛若士馬芻粟皆取給各省而東南諸郡爲重故每歲督運公遴選才庶吏以充今年吾蘇米價騰涌歛聚惟艱撫按推太倉州判官孫君董其事通判廖君實總之君受牒顧謂廖曰往年府州官不相下偕往留都則適負石無以拘較今明府且弗動某即往有逋負敢以牒報廖欣然是其言不閱四月而事告成大中丞白公將勞之以厲他官君筮仕羅山改嘉定主簿未幾擢今官嘗有巨豪總區賦勢歷同後令丞皆

屈分禮貌之一儒生不平訟其奸委君按豪以百金
進君怒叱榜掠益嚴夫以一事驗君平生有不畏強
禦之才有不受暮夜之庶執是以施設於督運則其
信上安下而職無不盡也宜矣然有頌君者輒遜避
不敢當曰明府之力也可不謂賢矣乎君卜日將歸
太倉蘇士夫仕南都者餞于郊予得叙其事故發其
善於脩職以告諸在位者

送封監察御史菊東王先生榮還序

雲貴遠藩也山水峻冽風氣清亢其所產士多雄特
精敏其物產則竒怪秀異與士相珎重予於留臺同
寅得二人焉曰董君昭仲王君子升文學節義爰出

群表蓋偉丈夫也子升尊人菊東先生自貴來京邸予得展拜脩髯長身禮度閑整予異而問之昭仲曰先生本浙之嵎人以武勳南調世官貴之清平沈爽簡靜不喜深蓄不屑較計有心事輒與人傾倒蓋其性度有如此者正德壬申以太學生授清苑令當要衝民困征役先生左布右劃求所以生裕之術遇歲侵上疏乞蠲租民德之然以不阿取怒上官即日棄簪綬邑之民多泣送者貧不能歸莫孺人脫珥具舟車費耕田課子視得喪漠如也其出處有如此者厥考慎軒翁性嚴憚先生承之以敬順雖被叱辱無異色太孺人躋上壽綵侍百方求悅其心父母歿言及

輒垂涕其事親有如此者今 天子嗣統上 慈宮
徽號推恩寰宇先生封監察御史莫封孺人先生將
行群僚賀而餞之子盍叙其事予曰昔人謂天地之
氣不在人則在物中國之秀多鍾於人遠國之秀多
鍾於物故雲貴產金犀象竒香異寶而士或不能
與中國埒予嘗執是說以驗雲貴之士若先生者孝
足以立身廉足以守官量足以容物而子升又以材
幹爲臺中首稱而又有昭仲之賢以爲之友即三君
子以例其餘其可珍可重之士又不止此矣而謂遠
國獨鍾于物豈公評也哉予也聞先生之風而興起
將委志丘壑歌謳太平與先生爭高於萬里之外異

時昭仲必效歐陽子作廬山高以寄我

送王鶴峯考績序

予每見縣令與所部內士夫徃徃不相得令與士夫
處多猜而少誠士夫出一言涉利弊必審之左右甚
至私厚顯要以自固而於恬廢者則致薄焉如此而
欲收士夫之心得乎士夫恥視令待之輕而責之重
挾勢干法少加詰治則怒甚益以關節撓公事弗從
則謗而仇焉如此而欲令之不怒得乎嗚呼二者胥
失之矣若鶴峯王君之令吾崑則反是君以進士治
崑三年如一日其心誠而量宏持已也謙而待人也
恭其處事也詳而和其施禮也於顯要恬廢低昂皆

有度焉故吾士夫相與露肝鬲吐衷素恂恂愉愉真若兄弟蓋數十年所僅見也昔人頌卓茂之政曰吏懷其恩傍有一士曰吏懷其恩不若元魯公以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君蓋兼有之矣初君將蒞任京師有造浮言者曰崑則誠鉅邑也如士夫艱屢何君亦不能無疑至是則幡然曰人言豈可信哉蓋事久則定情久則真其誠與僞非一時一事所能掩襲者也今年春君以考績北上士夫爭爲歌詩頌之而予得序諸首簡將以發吾崑士夫久鬱之懷君行矣倘遇浮言者幸爲我謝之

廣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六十壽序

予與張公碧崖同甲子今年壽同躋六十客有張運夫支通甫氏往來余二人間將拉姻友持酒爲公壽以祝辭凡委且曰君與碧崖所同者不止此同由甲科同爲法官同僉憲廣東同養高丘壑同有子登科昔李攀之四同劉孝標之三同二公皆兼之矣祝碧崖即所以祝公也予曰不然大同之中有不同者焉公之爲錢塘也以循良著聲其署刑曹也法平而情稱爲上官所器許其僉臬司也振肅風紀釐積弊祛稔惡吏畏而民懷之惜乎用之者不能究其材若予則竊祿群隊中未嘗一日有親民之政徒以空言得罪此一不同也公素以內養自多予初不服其說然

年既及耆聰明不衰精爽如壯齒寒而髮烈步健而食加猶能經紀門戶日應接賓客不少倦若予則鬢髮種種行履艱澁每與公並席人皆謂予且長數歲此又一不同也夫以公德政之善惠沾人人固可以致壽而葆和全真之術又足以濟之其將來之筭蓋有不待祝而可以預卜者矣雖然二客之所謂同者迹也而不知予二人之心明白爽朗披豁可掬此所謂真同雖二客或未能盡知也心既同則壽或可同而迹之同不同又何暇計哉二客笑曰君之壽碧崖乃所以自壽也因序其說而復之

送刑部郎中孫君改任序

人有恒言忠孝不能兩全王陽孝矣而餒於忠王尊
忠矣而歎於孝似矣然孝可移於忠忠必本於孝若
吾友默齋孫君其難矣乎君夙稟異質長益學問見
義敢爲罔有顧忌其尊人客死蒼梧君年甫弱冠方
值祖喪初母以高年伏枕席而妻病垂劇君聞訃即
匍匐赴廣中艱關萬里奉櫬以行時獠獍橫發急投
一舟舟人復置毒百計得脫辛苦萬狀既抵家則妻
歿且久矣若此者可不謂孝乎較之壽昌之棄官尋
母爲晦翁所取者雖同於爲親其所處之地更難矣
自是厲志篤學舉進士爲法官冰蘖之操凜不可奪
朝廷有大營建求才能吏董其事而君當首舉百

允疑獄遇盤錯于利害者衆皆縮手避忌君獨以直
氣任之平反惟公不肯徇時低昂於是聲譽藉藉士
林中然亦以此得罪謫柳之懷遠君笑曰固吾舊遊
地也欣然就道若此者可不謂忠乎較之子厚之以
柳易播爲昌黎所稱者雖同於爲友其所持之正又
過矣夫忠孝大節也二王不能兼而君兼之傳曰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矣夫君行矣吾崑大夫士壯
其節相與會餞於郊外而予以獨厚得叙其事乃執
爵進而祝曰取君母貳乃心母以位卑易其守願謹
服食以保其躬願 聖天子亟賜環以鑒其忠願太
孺人眉壽不日見君早歸承寵怡顏以終其孝君卒

爵拜拜曰惟子之祝是期因遍酬諸公成禮而別

送兵科給事中秦君改任序

予友裕齋秦君少好學有大志自謂古人可到嘗品藻吾崑人物雅重文莊葉公且曰使吾得志當不負此老文莊起家進士由兵科給事中旋致高位讜論滿朝廷勲烈滿邊鄙蓋偉丈夫也君亦以進士任兵科仕不廢學務造底極凡所以律身濟世之道一以文莊爲師所獻替者皆國家要務所抨彈者皆城社巨慝凝然以身負荷天下之重一切利害禍福若無與於我者然終以直道取忤謫官東陽有爲君惜者予曰不然平生所學正在於此昔豐清敏公稷

李文肅公邴在有宋時皆以敢諫落職朱子亟稱二
公有用之學未幾二公果召用豐功偉績至今炳耀
史冊然則君今日之屈適爲他日張本將大展厥蘊
與文莊爭高於後先尚何惜哉君行矣吾崑士大夫
壯其節會餞於郊外而予得序其事予無似竊祿言
職者數年於文莊願學而未能者乃敢舉以爲告而
又進之以朱子之說庶幾古人贈言之意

送戶部員外黎君序

嘗讀三原王公漕河通志及二泉邵公漕政舉要二
書志漕法大畧有三其始也父於有司其中也達於
漕運末則貯之太倉凡百需皆仰給焉然惟始父之

後既重且艱而東南歲運十當八九故每歲擇才望
素著者監督蓋兌運之弊歲稔月滋軍利於多取以
傷民之財民雜以濫惡以損軍之力其勢必至於爭
苟上之人處之不得其法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任丘黎君光啓以名進士歷官戶曹今年用衆推監
督江南北兌運自蘇按崑下令曰馮課重事之軍
不得取耗民不得以濫惡售母圖自便毋事鬪訟惟
典法是循敢有侮悖弗率者罰不數口而兌事告竣
軍民稱便無一譁語即一邑則所以施於他郡縣者
可知矣於是吾崑大夫士皆重君之爲人比其行相
與持酒送之婁江之滸即席賦詩以伸繼繼萃而成

卷題曰春江別思予與君尊人太守公素舊而君又予兄太常公所取士有通家之誼焉獨得序其事予聞三原二泉爲諸生時即注念漕事及司其職經畫調劑務殫厥心著爲成書以垂無窮至今司國計者賴焉君人品才識不讓二公他日自漕司任地鄉豐功偉績當與二公頡頏則今日之舉與有光焉予拭目以俟

贈沈永亨序

醫莫難於孩幼病莫難於疹疝未定故切之難言不能宣故問之難服食起居不知節故調攝之難是故精其技者亦尠焉沈君永亨世業兒醫有聲許甥夢

文有子甫提抱疹勢在可否間君從容投劑起之餽以物弗受乃徵予言以將謝悛予嘗謂今之醫有二弊始也嗜利終焉好名利與名交汨於中而忍心萌大忍心一萌生意薄蝕其視人之疾若秦越之肥瘠欲其補造化之功而慰父母之念難矣哉君去此二弊愬愬然慎其所難而不敢以易心乘之惟竭吾之力以溥厥施而不責人之報宜乎人之求之者衆而感之者深也傳曰贈人以物不若贈人以言則言固
有重於物者矣予之言不足爲君重然夢文報德之私非言莫之能將也於是乎書

壽王主簿文

終南王君孟章爲太師端毅公孫厥考坦軒先生教
以義方卓有大志結關中英俊講學礪行期濟世美
然制於命屢挫場屋僅膺貢入太學選授主崑山簿
三年而政成焉其事上官屢察案待士夫撫百姓御
隸卒咸得其道直而有禮寬而不縱明而弗察綽有
故家風味故崑之士民皆宜之今年壽六十八月某
日實維生朝持酒爲壽而君適以考績將北上於是
朱君懋功買軸繪圖徵諸名家詩且餞且祝而虛上
方屬予序予惟祖孫父子積功累仁後先相繼謂之
世德氣脉所鍾綿延牢固貴者一堂謂之世壽世德
在人可以脩而至世壽在天可以感而應端毅公以

完名全節爲國元老壽九十有三而坦軒亦以樹善植義壽八十有一君蒙祖父之澤脩世德則所以施於政者無不善承世壽則所以得於天者有足徵矣其將來之筭可量乎哉顧在君所以自保者何如耳詩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請以是爲君頌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君規

封大理評事陸戒軒七十壽序

戒軒陸先生以子伯戴貴封大理評事今年壽七十某月日寔維生朝鄉士大夫秉燈事之勝預爲之賀筐篚盈庭衣冠萃止獻酬以致其敬鍾鼓以宣其和石川張君山齋周君顧謂予曰盛哉斯舉伯戴所

以顯其親也不可以無文因授簡焉往年天方貞奄
二公先後稱壽予嘗祝之以詩若文茲不敢辭
人子欲顯其親之壽非德不重非貴不揚德且貴矣
而或淹於宦游徒切望雲之思亦何益也今三君以
道悅親遺榮就養畫錦一堂天下之至樂也而伯載
獨稱具慶則又猶可賀者矧先生稟賦充實神采如
壯安履道之坦臻考祥之慶晚年雅謝世紛肩輿野
艇往來鄉市心迹俱適日與二公歌詠太平望之若
列仙中人而又有賢子孫以承其權而裕其後焉則
其壽而賀賀而盛亦何忝哉雖然今日之賀盛則盛
矣所以顯揚乎先生者在伯載尚未艾也邇者 明

詔起用儒碩三君將應召而出懋樹勲勳為時名卿
則三公之志愈樂而壽益尊相與徜徉於煙霞泉石
之間與玉山婁水爭高競秀予更當執筆為朋壽頌
以揄揚三氏家慶之隆且以為 國家人瑞賀焉

耆齡考終錄序

秋官即張子事其大人天方公曲盡孝養自服食之
細以至起居登泛皆執事左右公卒既葬乃廬墓側
奠哭如禮暇日哀公志銘表傳誅輓為錄刻之以傳
客有愛張子者曰張子則誠孝子矣然廬墓非古也
予曰廬墓非古亦不害於古容曰張子立身揚名所
以顯其親者在是矣又假文翰以表著非古也予曰

文翰表著非古亦可勸於今客曰請聞其旨予曰今
之人親既葬則曰吾事畢矣安然室家之奉視徂兎
之跡荆棘之道漠如也張子割生者之情以專於死
者之事抱慘啣戚於荒烟宿草之墟豈恒情哉亦發
於一念之誠耳執此以質之曾閔奚其害至於哀錄
之舉尤見其惓惓孝思之實不忍其親之幽光與日
俱沒而因以勸人子之欲顯其親者必托乎文獻之
微而不忘乎著存之念嗚呼其用心亦勤矣哉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張子以之客唯唯而退他日予
過張子之廬偶出是錄命綴數語予兄矯翁序之詳
矣夫復何言也謹撫與客問荅之辭漫書其次

矯亭存稿後序

伯兄矯亭先生少精舉業馳聲海內遠近來學者庭無虛跡泐榜春闈舉在高等有司兩刻其文以式多士厥旣釋褐即肆力於古學至忘寢食雖疾不廢正德乙亥時官刑曹所著已十卷鳳嘗序之爲好事者假錄失去今所存者自歲丁丑至於乙未或先生出以示鳳或鳳見而錄之蓋三十之一耳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蘊然其窮理之功脩身之要憂世之志於是亦可以槩見矣共十八卷後更有所得當續而傳云

顧夫人七十壽序

論女德者婦道曰順順以承上母道曰慈慈以成下

二者得其一斯亦難矣知兼之者哉兼之者得致壽之本享純嘏膺遐筭亦理之所必至者焉若今大學士未齋顧公之配朱夫人者有足徵矣夫人自少貞婉端默桂軒先生爲公擇配得夫人可以占家瑞未久孝敬聞於族黨其事公中饋外一無所專享宴餽遺豐腆唯公命公好義樂施夫人多贊助之與公賓處者五十年未嘗反目蓋所謂婦道非順而承矣乎教子仲立慈不廢嚴績學脩行紹芳賢科又推其餘以及諸介循禮嗜善頭角挺秀又推其餘以及媵姒臧獲仁育義裁調劑不爽蓋所謂母道非慈而成矣乎昔呂正獻公立朝魯夫人端容正論陰勗其善且

治家有法琢磨榮公輩德器成就爲婦爲母著爲闈
式榮封壽考歆動一世較之夫人豈非先後一轍哉
夫人今年壽七十吾昆目縉紳大夫下至姻黨士類
咸以詩文寄遐祝王君世爵張君元忠輩與仲立有
同袍之雅尤惓惓焉謂予納交於公久漫以祝辭見
委予故述媿道母道之兼以見夫人所以致壽者言
其本且以驗公之德行於家者如此云

葉南平冠帶序

傳曰造化無棄物聖人無棄才然其間遇與不遇則
存乎命焉爾矣劉賁優於學乃至下第向平優於德
而爵祿不及若此者不謂之命可乎予友南臯葉君

文莊公喬孫也氣充而志宏學博而識精遊縣膠小
試每占高等然制於命淹跡塲屋屢戰屢北君亦倦
勤乃奉 詔以冠帶終其身鄉士夫咸惜其才勸勿
就君歎且謝曰如命何於是石川張公山齋周公拉
姻友持酒賀之以予有里閭之雅命序其事予惟士
之抱藝求售者其器局不相遠而遇與不遇則有命
主之然不遇之中有遇存焉劉蕢以下第得名向平
以爵祿不及取重皆所謂不遇之遇也今君顯被
明詔榮膺章服逍遙怡愉輝映桑梓較之二子其所
遇若或過之矧 聖人在位起廢拔滯而造化之妙
乘除莫測君不遇於前或大過於後其子若孫或有

能繼文莊公之遺躅者皆未可知也然則今日之遇
不遇烏可以低昂人物乎哉石川山齋二公執爵而
前曰確論也請借以爲君壽君岸曠豪飲遍觴坐客
既醉而別

周東巽六十壽叙

天之陰騭善人不能畀以全福然其間乘除妙合有
非人之智可測力可挽者要之不失爲善之報而已
吾友東婁周先生心平而氣充禮恭而行詳蓋善士
也其所得於天者若不足以酬其善以窮年矻矻取
進士而官止於一命人皆少之以累世樹德宜衍瓜
瓞而一息方垂齟人皆遲之以督耕守業漸致饒裕

而有司剝之以服役人皆不平之若此者宜無作善之報矣然先生處之裕如不與命忤不與物競心日休而體日強焉今年壽踰六十精悍無恙外應賓客內理家政酬酢不衰可卜難老是屈於彼獨伸於此皆天也使先生致位通顯蘭王森庭簾金滿前而不得邀筭以承諸福亦身外之浮塹耳烏足爲輕重哉十月望日爲降誕之辰彭峯王君山塘朱君拉諸同杜持酒爲先生賀漫以祝辭見委予與先生厚故直述平生屈伸之迹以舒先生之懷先生笑曰以向平之才爵祿不及吾得一第足以酬初志以白傳之德斬然無後吾撫一穉足以托後事以淵明少陵之人

品窮不能自給吾有薄田矮屋足以供伏臘備享宴
吾何以外物爲欣戚哉於是衆賓皆羨先生之達爲
賦考槃以侑壽觴

奉壽伯兄矯翁七十序

人皆曰人定可以勝天鳳曰天可以理勝不可以力
勝蓋天者理而已矣吾盡吾之理則天心可回始若
屈而終必伸之初非真有以勝之也其以力者反是
若伯兄矯亭公其以理勝者歟公自少稟賦孱弱內
則先禮部有呂正獻之嚴外則荀慎節效焦伯強
之教日軋夕惕講讀過勤至不能任勞稍長遊縣膠
屣困場屋公嘗謂鳳曰觀吾之踣躓文戰可以占吾

爵矣觀吾之癯而多疾可以卜吾年矣然公愈挫愈奮自經傳子史百家稗野之書無不精貫則曰非以卜祿也盡吾理而已未幾以易學魁多士取進士高等回翔卽署出入藩臬晚年以當路薦入翰林兼

宮僚侍

經筵超拜太常卿爵不可謂不尊矣迨謝

政歸創逸我園闢一小室扁曰待盡終日吟哦其中惟二三童子侍左右每辰午進藥一果粥二盃夜則呼酒使童子歌以侑觴一切貴要之客絕不相見紛華塵俗之務不相關白老子所謂欲去則無累養靜則神完者公蓋妙契之矣則曰非以益筭也盡吾理而已然今年壽七十克養益固可卜難老年不可謂

不高矣夫淹於科目而享清要之榮苦於疾疹而有期頤之望此皆公以理自勝天雖若欲屈之而自有不能不伸之者若以力強矯吾見其亟敗焉耳烏在其能勝哉公生朝在季春廿又二日遠近縉紳士夫皆以詩文致祝多不能盡讀而鳳獨知德爲詳故其辭之切較諸公有甚焉若夫德器之弘重政事之詳敏出處之明正皆著於諸公之作畫之矣鳳嫵於自侈故畧之

壽載道室人五十序

我方氏娶婦以賢稱者惟堂伯母陸氏泪毛氏爲最然皆出自中產故胡文定有云娶婦必湏不若吾家

者蓋資性雖有定稟而其去傲慢習敬恭有勢之所不能已者焉若夫生長巨室謙抑小心無異二母之賢則吾姪載道之配周孺人者其尤難矣乎孺人族甚盛以貴雄於一鄉其父除菴公父子繼顯其母族吳亦以世宦取重其所挾不爲不多孺人一切捐去自歸吾姪曲意承順不肯少自專其事舅姑如其父母處娣妾如其妯娌待臧獲如其子女荆釵布裙簞食朴室澹如也不見其有一毫富貴之態較之二母豈不尤難矣乎今年孺人壽五十六月十又一日爲懸悅之辰姻黨陸師禹輩相與持酒爲賀徵予文祝之予惟二母以賢均享遐笑孺人之賢兼於二母則

其將來之壽倍於二母豈非理之可必者哉其子世
儒輟太學之業張席作樂百拜獻舞而載道以光棣
署丞奉 三命適便道抵家伯兄太常公伉儷壽考
含飴曾玄父子祖孫晝錦一堂享重慶之樂而予也
得以文字叙家瑞焉可謂一時之盛美矣雖然古之
君子處盈有道載道世儒當益脩厥德以承太常公
之遺以迓上天駢繁之休此區區之私也預茲賀者
凡若干人法得附書

方氏譜乘小引

夫水木本源君子知重焉故考姓氏別世系則謂之
譜譜者錄也錄其可傳者以傳也有聞人別爲立傳

及紀其著作與其志銘焉則謂之乘乘也者如車之
能載也皆君子重本崇源之意也然有附光竊望漫
承華胄以驕世誇俗者失之曠侈盈衍足自以爲得
而於祖宗族屬飄然路人甚至嗣事弗續堅遺至親
以他人子爲子易姓紊宗而不以爲異者失之薄茲
二者君子弗爲也我方氏自宋元來可考者凡十世
雖無雄貴肥業開基拓戶而浮沉理亂世不失爲中
產雖無達官顯士效用樹立而安分量遵法禮世不
失爲善人積德脩行雖不敢言百年不敢謂始發而
吾祖父子孫衣冠世美其得於天者不可謂不厚
也故鳳傲歐蘇朱子譜法間以已意手筆是冊先世

系而文字繼之蓋兼諧乘之義而爲之者也夫木必資培培則茂水必待濬濬則通吾祖宗植立積蓄所以望於後人者其心謂何而吾子孫所以培之濬之以副吾 祖宗之望者其道謂何君子曰孝以亢宗讓以睦族鳳敢以斯言告與斯諧者

送南濱朱先生之任延平序

予聞太倉學正南濱朱先生之賢恨未識其人今年春予訪蕭齋王公於太倉偶憇學宮見堂楣大書曰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歎猶久之可以驗先生胃次出人數等矣然未得其爲人之詳不數月庠友王子是予南濱里擗而言曰吾師南濱先生近擢延平

教授將行某受恩獨多敢乞一言用展吾私予曰
生果何如人哉王子曰先生求嘉名士也貌偉而心
坦學博而行高以賓貢掌教吾庠見門廡墻舍傾闕
即捐已貲新之復構樓數楹貯古書盡日與士文會
咀其中興到則呼酒雅歌投壺情洽而禮不廢其急
於造士也則置試卓給廩餼程能較藝獎勤警惰士
感激濯磨科甲奮起其憫士之貧也則與州大夫協
力買田蓄租以贍不足未嘗私取斗粟其不欲者亦
不強蓋以君子自待而不肯以衆人望人者也予聞
之作而歎曰賢哉南濱之爲人也其樂育如胡安定
之周詳其好善如孫明復之引汲其和而正如焦伯

強之恩義蕪盡光明磊落無姘媯鄙瑣之態所謂青
天白日高山大川皆於是乎足徵矣茲行也由州而
郡郡而臺省而館閣不皆有餘地哉惟終始一德以
求厥譽崇厥位此區區贈言之私也南濱其母以一
階自足哉

壽伯兄文

正德庚辰三月朔鳳謁祠堂既退兒子築侍告曰維
茲月廿又二日爲世父矯亭先生生朝不肖拉諸同
遊繪圖作詩以將賀私周秋官于岐以忠孝由來是
壽基爲韻虛上方以俟惟大人序之先生去歲壽五
十鳳以使命奔走欲爲文致遐祝不果至今爲欠事

茲舉適符素心乃作而言曰忠孝德之本也德壽之
基也書稱君陳必以孝詩稱周公必以忠二公皆以
壽考綏享多福爲萬世瞻仰諸君子以言爲壽而本
於忠孝意獨至矣鳳奚敢自侈其家美乎哉特舉其
實以質之諸君焉耳弘治辛酉先生旣魁多士將北
上先禮部偶遘小疾先生即侍湯藥不果行及旣仕
例得顯職以就養懇乞南部奉先太安人以行偶遘
小疾復稱疾奉之歸每曰視寢食治瑩墓吾之責也
吾可離吾親以遠遊爲哉是其仕也以親其止也以
親可不謂孝乎其居官也歷禮兵刑三部各以職盡
其心不敢苟且歲月以緩王事職方之命甫下而寧

萍拒逆禍延留都近在旦夕有勸先生緩進以俟變者先生叱之曰是何言哉國難不赴以圖自偷國之賊也吾豈爲之哉乃倉卒處家政定身后事慷慨就任白巖嘆息以爲人所難可不謂忠乎忠孝德之本也持是以求壽猶木之柢水之源發之久而流之遠有不待言者矣雖然周公之忠達於天下君陳之孝孚於一家其隱顯不同其爲道一也先生勤勞王事鬢髮種種歸興濃郁形之謠詩而吳下山水明耀草木蒨茂四時之景若獻奇吐秀以待先生者遺榮養高坐鎮雅俗使此身進則爲周公退則爲君陳進退綽綽心神怡曠得壽之道也此區區之私出於頌祝

之外較諸君有甚焉者不識先生以爲何如

縉紳贈言引

予家自宋元來可考者凡十世世以耕爲業至曾祖始命先祖槐庭公習文字開門授徒享有冠服與士大夫交游有詩文之惠三傳至不肖百年間所得甚富然兩遭回祿盡委煨燼不能記憶僅錄十之四五亦存其畧云耳俾元儒手鈔久而成秩刻之以示子孫使爲他日文獻之徵雖然積書未必能讀積金未必能守溫公之正論也然有挾此以譏積金至於厚亡者予曰不然是在子孫子孫賢積書可也積金亦可也子孫不賢雖所積之多汗牛充棟亦散爲他人

有耳豈獨能亡金哉

柴母曹夫人七十壽序

傳曰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安則不搖貞則不變壽之道也予於柴母曹夫人見之矣夫人自少莊默簡重女德克脩柴與曹氏皆吾崑善族夫人南并歸隴菴公方公之未顯也精於易大家爭延爲弟子師夫人抱子女理家政井曰之細棲柵之養杼柚之工皆身親指画欣欣愉愉不見其有不足之色及公之旣顯也爲都諫爲天厨進京兆三品階榮亦甚矣夫人每遣妾媼隨侍而幹家之勤猶夫未顯也由是公得以盡力王事懋著勳績爲時名卿夫人寔成之至其處

妯娒以和待姻黨以厚訓子姓愛而不犢治臧獲茲
不廢蔽荆布飯蔬謙抑間靖不見其有有餘之色若
此者非所謂安而貞者乎安則其體舒舒則逸貞則
其性靜靜則久有壽之道焉詩曰如岡如陵如松栢
之貞夫人以之今年夫人壽登七袞九月某日爲縣
悅之辰太學梁君乾伯與公爲至親知予與公爲至
友也徵文爲夫人壽公也予也乾伯也皆學易者也
故以易道爲祝他日公與夫人伉儷齊年踰八望九
至於無期予更當執筆爲朋壽頌以衍二族家慶之
隆且以爲 國家人瑞賀焉

王母五十壽序

人皆曰婦人之德不見于外予曰不然即其外可以
驗其內其賢與否有弗能遁者矣世之婦人妬悍專
伎傲虐其夫制之如拘囚使不得伸縮禽犢其子女
縱之使惡而恬不加意華美於服飾泛濫於饋餼而
於中饋之事反假手於僕妾若此者可以爲賢乎吾
友王君朝貴其配趙孺人賓處者三十年未嘗及目
家事能代君勞至於餽遺之往來錢帛之出入君皆
專之畧無顧慮君好行義事孺人多贊成之及觀其
諸子或讀或耕或醫皆有定業不至廢墜及予過君
之廬則又見其賓祭之克共飲饌之精美童僕井井
侍立左右執壺榼供應對皆有常度此三者雖未足

以盡孺人之善然則此可以占其賢矣今年孺人壽
五十仲冬八日爲生朝予內姪范玉麇玉可之母與
孺人兄弟也持酒邀予爲孺人壽且徵文祝之玉麇
昆季津津道孺人之德宜未止此意若少焉予曰未
也孺人之壽方采未艾之下而中中而上上而無期
予更當執筆大書脩錄以爲世之婦道勸焉茲持其
發軔耳

送石川張先生北上序

石川張子以進士起家由州大夫擢秋官尚書郎念
其尊人天方公垂白不欲行天方公強之去然鬱鬱
有望雲之思不得已假一差便道歸省依依數月又

不欲行天方公又強之去未幾竟以終養 上請

天子嘉其孝許之仍 詔竣事亟來事事張子大喜

而南事天方公曲盡愛敬自服食言動起居登泛無

日不在左右得一玠卉奇石故玩弄親側以娛老懷

宛然萊蕪之樂天方公以壽卒廬於墓者三年有終

焉之志內外姻黨勸之去張子難之一日造予南濱

之居揖而言曰吾廬墓每瞻室封若與吾親處歸未

數日皇皇如有所失忍予 去耶君何以處我予

曰不然忠孝人道之大 尊各得其偏君子懋

之創爲不能兩全之 誤非確論也經曰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子之事親無 憾矣茲移孝以事吾 君殫心

窮力懋樹勲烈以荅吾君曲成之私以彰天方公之家教以衍篠菴諸父之世德以垂子孫孫子無窮之光範其爲孝不旣多且大乎張子愔然曰大哉言也吾何敢私其身於是束裝戒行東婁周子邀諸縉紳會餞於西郊之亭衆皆執爵祖道畢且謂重行色不可以無言也退予爲之序

周僉憲七十壽序

語曰愛之欲其生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夫人而爲人好愛而好愛之者又皆鄉之善士則其人之有德而可以久生亦理之所可必者矣若吾友大僉鶴村周先生其一人也先生自少以文學見愛於有

司取進士高等試政南京秋官郎尚書劉公愛重之
未幾出佐河南州郡中州士民皆愛之及趨拜雲南
按察司僉事克振風紀雲南士民又皆愛之較中州
有甚焉部使者薦其賢將有大用然以太夫人垂白
萬里飄然懸車歸事色養暇則約諸同志爲儒紳會
尋幽吊古酌酒賦詩擅一時之勝于時先生年已六
十矣 天子覃恩重臣 詔加先生朝列大夫進四
品秩鄉之士夫縉紳愛先生者爭以詩文賀且祝焉
多至不能盡讀今年先生壽古稀鄉之士夫縉紳爲
愛愈深其詩若文較昔愈富珠玉滿壁光耀閭里非
先生存心之厚制行之醇處物之當何以得此於人

人哉六月望日寔維生朝惟避暑溽預於春和張宴
其倩氏王君介之以祝辭見委予惟先生之所以見
愛於人者其來也本於德而吾人之所以愛先生者
其心也出於誠本於德則有致壽之理出於誠則有
相感之機因理以卜諸數因人以徵諸天其將來之
筭可量乎哉予旣以是復介之先生以予言爲頌而
少規予應之曰當自愛先生亞能笑曰得之矣復命
爲侑觴之歌歌曰

先生世家白鶴村樹德種善善垂清門偉哉器局衆所
愛文光萬丈搖崑崙南宮鏖戰掇高第試政留都尤
卓異平反一字重丘山道路喧傳口碑記三年出佐

中南州殷勤保障民瘼瘳共嗟大賢可棲棘 天恩
超拜紛遮留豸冠綉服重方面凜凜威風鎮南甸豹
狼遁跡騶虞遊皂囊旁午交章薦一朝忽起望雲思
歸來色養高堂慈綵輿画舫快登涉興來到處留新
詩只今稀齡許稱祝滿壁珠璣光萬斛書囓青鳥來
辟仙酒映金緋榮晚福慙予忝在知愛中春風杖履
時相從花枝壓帽醉高宴重樓夜半喧歌鐘玉山我
栽挿香漢婁水湯湯無畔岸先生遐筭共高深水光
山色年年看

楊遠林七十壽序

人之壽或曰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或曰人以

百歲爲期惟善攝者能延之創爲以八勝天之論予嘗執此以驗之吾友遠林楊翁蓋合二說而兼之者歟翁自少稟賦孱弱且多疾疹日進粥一二盃而藥物不勝食氣羸然不勝衣也然善於調養旦暮服食既時且節一舉步即謹畏不少肆出門未三里袖一小函置珍品其中雖對客亦咀嚼少許暇則靜坐數息以怡神一切世故皆脫去買田金陵歲二三往返策蹇丹陽張帆婁江翩然野服惟意所適興到則吟小詩客至對奕竟日忘倦教童子歌舞以自娛去年壽七十某月日爲生朝以翁在金陵未及稱觴庠友沈君邦濟輩徵予文補祝之予惟壽之稟於初而不

能移者雖必然之數其脩於人而有可延者乃或然之理昔人以燈爲喻置之風中則易熄移之密室則可久蓋以喻善養者非翁其誰哉其將來之筭愈養愈高可以預占矣較之矻矻窮力逐富貴耽嗜欲自促其光景者其智愚之相去何如哉予與翁親且舊每羨翁之達學而未能茲欲從翁講長生久視之術超出物外以爲世之勞勞者勸焉不知翁肯盡出其底蘊否也